

中国当代情爱伦理争鸣作品书系

铁凝等著

生命的咒语

LITERARY WORKS ON ETHICS AND LOVE IN MODERN CHINA

今日中

争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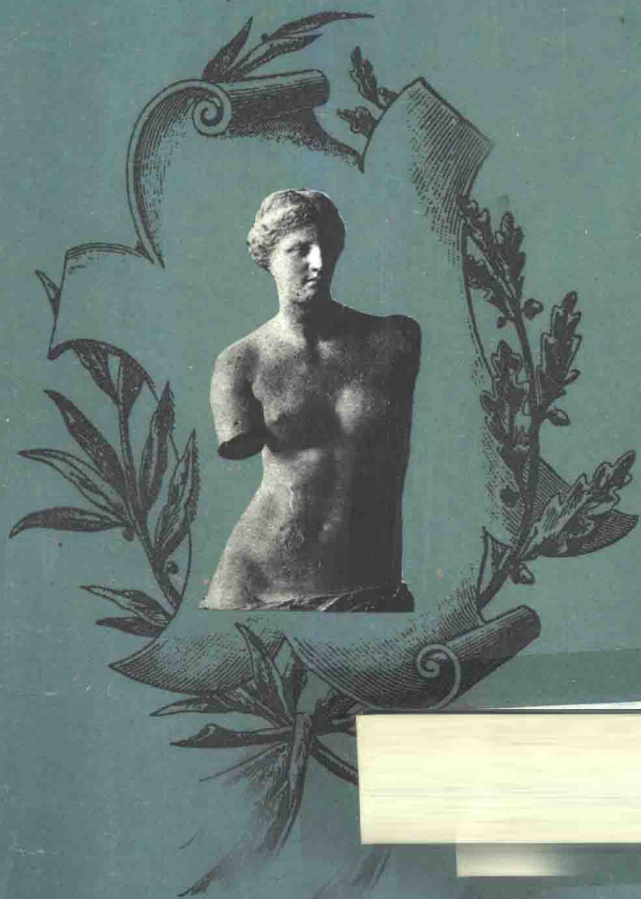
LITERARY WORKS ON ETHICS AND
LOVE IN MODERN CHINA

中国当代情爱伦理作品争鸣书系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所情爱伦理
作品争鸣书系编辑委员会 编

生命的咒语

铁
凝等著



今日中国出版社

京)新登字 132 号

中国当代情爱伦理争鸣作品书系

生命的咒语

铁 凝 等著

*

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编:100037)

北京百花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6 印张 370 千字

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

ISBN 7—5072—0819—5/I·115

定价:17.80 元

前 言

情爱是一种奇妙的情感，伦理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它的复杂性、多样性和丰富性，使它成为文学的永恒主题之一。

近年来，有关情爱伦理的作品一批又一批涌现出来，就像一丛丛奇花异草，颇为社会各界注目。这些作品较以往的作品，尤其是八十年代前期的作品，有着十分显著的区别——那时的作品大都具有明显的政治性，而今日的情爱伦理作品，性与爱则往往胶着紧密，并且明显地呈现出多元化的放射态势，因而对各个层面的读者皆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纵览这些“奇花异草”，许多作家在作品之中追求的是灵与肉、情与欲、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的统一，并力求给人以高层次美感。但怎样描写才恰当适度，却又难有刻板的标准。因为情爱本身的形态具有非常的个性色彩，作家及评论家的审美标准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横看成岭侧成峰”。即使在同一个前提下，即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前提下，对于同一篇文学作品，不同的阅读接受者也会由于其各自不同的道德意识、审美感受、善恶观和价值观，作出见仁见智的评论，进行合情合理的争鸣。于是，情爱伦理的当代文坛便又格外地呈现出一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

引起争鸣的作品，大都以题材独特者居多，主人公身份亦形形色色，有市井百姓，有乡村土民，有文化界人，有以权谋色者，有以色谋权者，有用钱买“爱”者，有用“爱”骗钱者，有地痞恶棍败类，也有跳离了娼门而在五十年代不得志的弱女。此外还有

1315 B-12
HGT3/02



土匪囚徒者流。同性恋现象在当代文学领域之中以往一直是题材的禁区,现在也有人正视了,并多侧面地展开了艺术探索。个体“大款”、商界巨贾也在作品中亮相现身。一个个情节曲折的故事,一出出离奇的人间活剧,一个个灵与肉的搏斗,一场场性与爱的共舞,真是令人感慨倍生。

争鸣的内容因作品而异。比较突出的表现在,有些作品着重地突出了人物对异性的敏感和难以自制的欲求,传统伦理观念淡薄,这样的描写是否失当?会不会冲淡作品的思想意蕴(如《不谈爱情》、《凸凹》、《城市情人》等)?此其一。第二,不少作品将生理现象描写得比较细腻,对男女之间的性关系表现得过于淋漓尽致,此类描写即使符合人物性格、心态,是否仍会对读者造成一种不适当的官能刺激而有损于作品的艺术美感(如《石门夜话》、《村人》、《血劲》、《岗上的世纪》等)?其三,有些作品确实反映了重大的社会问题,但由于其情爱内容与性描写突出,留给人的印象,后者可能超过前者,会不会有损于社会内涵的展示(如《红鞋》、《合欢》、《流泉》等)?法制题材作品中的情爱内容与性描写,在分寸的把握与情调方面也屡屡引起争议(如《危险的十八岁》、《美神之囚》等)。至于近年来出现的且数量相当多的描写婚外恋的作品(如《白涡》、《时钟在摆动》、《雪夜》等),人们的见解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此外,一些以同性恋现象为题材的小说与纪实文学,作者虽然探讨了其社会根由,或从情理方面提出了看法,写作态度也十分严肃,但社会的反响却不尽一致(如《银饰》、《情爱大变奏》、《灰窑地》等)。争鸣的气氛非常友好,但论点却是针锋相对。

本着文艺创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宗旨,我们编辑了这套《中国当代情爱伦理争鸣作品选》,将近年来发表在全国级报刊上并引起争鸣和社会关注的情爱文学作品,择其水平较高者,选录进来。虽然难免有遗珠之憾,但选录的标准却是宁缺勿滥的。

编者

卷首语

爱情，从来就是文学创作不老的主题，古也好、今也好；中也好、外也好，这一片神奇土地上滋长的奇花异卉和累累硕果璀璨夺目、香飘万里，无疑为人类文明的进程谱写了一曲曲多彩乐章。

改革开放给中国文坛带来了更蓬勃的生机，不断有才华横溢的作家和作品涌现。这些作品从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以及变革给人们的思想观念带来的冲击。这一点，从这套丛书中不难发现。中国文坛的奇花异卉和累累硕果，同时丰富了世界文坛的风景。把这些才华横溢的作家和作品从大量的国内较有影响的报刊中“淘金”出来，辑录成册，推向海内外，将有助于各国读者从一个侧面了解中国社会的现实和中国文坛的现状——这也正是我们编辑这套丛书的宗旨和目的。

责任编辑：黄隽青 艾 杉

刘 洪 李富根

吕 晖 李建国

封面设计：罗 丹

性爱这是一个永远古老
而又永远新鲜的话题。

——劳伦斯

健康正常的爱情，需要
依赖两种感情的结合——我
们可以这样说，一方面是两
心相悦的挚爱的情，另一方
面是肉感的性的欲。

——弗洛伊德

床上无英雄。

——拿破伦

目 录

1	红粉	苏 童
42	银饰	周大新
101	星期天的寻觅	王海鸽
176	对面	铁 凝
215	不谈爱情	池 莉
262	神汉	路 远
354	懒得离婚	谌 容
416	生命的咒语	于艾香
457	捉奸	邹月照

CONTENTS

Young Woman	<i>Su Tong</i>	1
Silver Ornaments	<i>Zhou Daxin</i>	42
Looking for Something on Sunday	<i>Wang Haige</i>	101
Face-to-Face	<i>Tie Ning</i>	176
No Talk on Love	<i>Chi Li</i>	215
Divine Mân	<i>Lu Yuan</i>	262
Tired of Talking Divorce	<i>Chen Rong</i>	354
The Curse of Life	<i>Yu Aixiang</i>	416
Catching the Adulterer	<i>Zou Yuezha</i>	457

红 粉

苏 童

五月的一个早晨，从营队里开来的一辆越野大卡车停在翠云坊的巷口，浓妆艳抹的妓女们陆续走出来，爬上卡车的后车厢去。旁观的人包括在巷口摆烧饼摊的、卖香烟和卖白兰花的几个小贩。除此之外，有一个班的年轻士兵已站在巷子两侧，他们象树一样保持直立的姿态。

最后出来的是喜红楼的秋仪和小萼。秋仪穿着花缎旗袍和高跟鞋，她倚着门，弯腰把长统袜子从小腿上往上捋。后面的小萼，她明显是刚刚睡醒，披头散发的，眼圈下有一道黑圈。秋仪拉着小萼的手走到烧饼摊前，摊主说，秋小姐，今天还吃不吃烧饼了？秋仪说，吃，怎么不吃？她随手拿了两块，递了一块给小萼。小萼朝卡车上的人望着，她说，我不想吃，我们得上去了。秋仪仍然站着，慢慢地从钱包里找零钱，最后她把烧饼咬在嘴里，一边吃一边朝卡车前走，秋仪说，怎么不想吃？死犯杀头前还要吃顿好饭呢？

等到她们爬上车时，卡车已经嗡嗡地发动了。车上一共载了

十五六个妓女，零落地站着或者坐着。在一个角落里堆着几只皮箱和包裹。秋仪和小萼站在栏杆边上，朝喜红楼的窗口望去，一条水绿色的内裤在竹竿上随风飘动。小萼说，刚才忘收了，不知道会不会下雨。秋仪说，别管那么多了，去了那儿让不让回来还不知道呢？小萼黯然地低下头，她说，把我们拉去到底干什么？秋仪说，说是检查性病，随便吧，反正我也活腻了，就是杀头我也不怕。

卡车驶过了城市狭窄的坑坑洼洼的路面，一些熟悉的饭店、舞厅和烟馆赌场呼喇喇地闪过去。妓女们心事重重，没有人想对她们未来发表一点见解。红旗和标语在几天之内覆盖了所有街道以及墙上的美人广告，从妓女们衣裙上散发出的脂粉香味在卡车的油烟中很快地稀释。街道对面的一所小学操场上，许多孩子在练习欢庆锣鼓，而大隆机器厂的游行队伍正好迎面过来，工人们挥舞纸旗唱着从北方流传过来的新歌，有人指着翠云坊过来的卡车嬉笑，还有一个人从队伍里蹦起来，朝卡车上的人吐了一口唾沫。

猪猡！妓女们朝车下骂。直到这时气氛才松弛下来，她们都挤到车挡板边上，齐声斥骂那个吐唾沫的人。但是卡车也突然加速了，拉开了妓女们与街上人群的距离，她们发现卡车正朝城北开。秋仪看见老浦从一家茶叶店出来，上了黄包车。她就朝老浦挥手，老浦没有发现什么，秋仪又喊起来，老浦，我走啦。老浦没有听见，他的瘦长的身影越缩越小，秋仪只记得老浦那天穿着银灰色西服，戴着一顶礼帽。

临时医院设在城北的一座天主教堂里，圆形拱门和窗玻璃上仍然可见不规则的弹洞，穿着白褂的军医和护士们在台阶上出出进进。有个军官站在楼梯上大声喊，翠云坊来的人都上楼去！

翠云坊的妓女们列队在布帘外等候，里面有个女声在叫着妓女们的名字，她说，一个一个来，别着急。秋仪扑哧一笑，她说，

谁着急了？又不是排队买猪蹄髈。妓女们都笑起来，有人说，真恶心，好象劊猪一样的。押队的军官立刻把枪朝说话的人晃了晃，他说，不准胡说八道，这是为你们好。他的神态很威严，妓女们一下就噤声不语了。

很快叫到了小萼。小萼站着不动，她的神情始终恍恍惚惚的。秋仪搔了她一把，叫你进去呢。小萼就势抓住秋仪的手不放，她说，我怕，要不我俩一起进去。秋仪说，你怕什么？你又没染上什么脏病，让他们检查了，不就脱一下吗？小萼的嘴唇哆嗦着，好像快哭出来了。秋仪跺了跺脚说，没出息的货，那我就陪你进去吧。

小萼蜷缩在床上，她从小就害怕医生和酒精的气味。女军医的脸捂在口罩后面，只露出一双淡漠的细长的眼睛。她等着小萼自己动手，但小萼紧紧捂着内裤，她说，我没病，我不要检查。女军医说，都要检查，不管你有病没病。小萼又说，我身上正来着呢，多不方便。女军医不耐烦地皱了皱眉头，你这人怎么这样麻烦？那只戴着橡皮手套的手就毫不留情地伸过来。这时候小萼听见那边的秋仪很响地放了一个屁。她朝那边看看，秋仪朝她挤了挤眼睛。那边的女军医尖声叫了句讨厌。秋仪翻了个身说，难道屁也不让放了吗？胀死了谁负责？小萼不由得捂住嘴笑了。布帘外面的人也一齐笑起来，紧接着响起那个年轻军官的声音，不准嘻嘻哈哈，你们以为这是窑子吗？

其他楼里有几个女孩被扣留了，她们坐在一张条椅上，等候处理。有人在嘤嘤哭泣，一个叫瑞凤的女孩专心致志地啃着指甲，然后把指甲屑吐在地上。她们被查明染上了病，而另外的妓女们开始陆续走下教堂的台阶。

秋仪和小萼挽着手走。小萼的脸苍白无比，她环顾着教堂的破败建筑，掏出手绢擦拭着额角，然后又擦脖颈、手臂和腿。小萼说，我觉得我身上脏透了。秋仪说，你知道吗？我那个屁是有

意放的，我心里憋足了气。小蓓说，以后怎么办？你知道他们会把我们弄到哪里去？秋仪叹了口气说，谁知道？听说要让我们去做工。我倒是不怕，我担心你吃不了那个苦。小蓓摇了摇头，我也不怕，我就是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心里发慌。

那辆黄绿色的大卡车仍然停在临时医院门口，女孩们已经坐满了车厢。秋仪走到门口脸色大变，她说，这下完了，他们不让回翠云坊了。小蓓说，那怎么办？我还没收拾东西呢。秋仪轻声说，我们躲一躲再说。秋仪拉着小蓓悄悄转到了小木房的后面。小木房后面也许是士兵们解决大小便的地方，一股强烈的尿臊味呛得她们捂住了鼻子。她们没有注意到茅草丛里蹲着一个士兵，士兵只有十八九岁，长着红润的圆脸，他一手拉裤子，一手用步枪指着秋仪和小蓓，小蓓吓得尖叫了一声。她们只好走出去，押车的军官高声喊着，快点快点，你们两个快点上车。

秋仪和小蓓重新站到了卡车上。秋仪开始咒骂不迭，她对押车的军官喊，要杀人吗，要杀人也该打个招呼，不明不白地把我们弄到哪里去？军官不动声色地说，你喊什么，我们不过是奉命把你们送到劳动训练营去。秋仪跺着脚说，可是我什么也没带，一文钱也没有，三角裤也没有换的，你让我怎么办？军官说，你什么也不用带，到了那里每人配给一套生活必需品。秋仪说，谁要你们的东西，我要带上我自己的，金银首饰，旗袍丝袜，还有月经带，你们会给我吗？这时候军官沉下了脸，他说，我看你最不老实，再胡说八道就一枪崩了你。

小蓓紧紧捏住秋仪的手，她说，你别说了，我求求你别再说了。秋仪说我不信他敢开枪。小蓓呜咽起来，她说都到这步田地了，还要那些东西干什么？横竖一刀，随它去吧。远远地可以看见北门的城墙上，城墙上插着的红旗在午风中款款飘动。车上的女孩们突然意识到卡车将把她们抛出熟稔而繁华的城市，有人开始嚎啕大哭。长官，让我们回去！这样的央求声此起彼伏，而年

轻的军官挺直腰板站在一侧，面孔铁板，丝毫不为所动。靠近他的女孩能感觉到他的呼吸非常急促，并且夹杂着一种浓重的蒜臭味。

卡车经过北门的时候放慢了速度。秋仪当时的手心沁出了许多冷汗，她用力握了握小萼的手指，纵身一跃，跳出了卡车，小萼看见秋仪的身体在城门砖墙上蹭了一下，又弹回到地上。事情发生得猝不及防，车上响起一片尖叫声。小萼惊呆了，紧接着反应就是去抓年轻军官的手，别开枪，放了她吧。小萼这样喊着，看见秋仪很快从地上爬起来，她把高跟鞋踢掉了，光着双脚，一手撩起旗袍角飞跑，秋仪跑得很快，眨眼工夫就跑出了城门洞消失不见了。年轻军官朝天放了一次空枪，小萼听见他用山东话骂了一句不堪入耳的脏话：操不死的臭婊子。

1950年暮春，小萼来到了位于山洼里的劳动训练营。这也是小萼离开家乡横山镇后涉足的第二个地方。训练营是几排红瓦白墙的平房，周围有几株桃树。当她们抵达的时候，粉红色的桃花开得正好，也就是这些桃花使小萼感到了一丝温暖的气息，在桃树前她终于止住了啜泣。

四面都是平缓透迤的山坡，有一条土路通往山外，开阔地上没有铁丝网，但是路口矗立着一座高高的哨楼，士兵就站在哨楼上了望营房的动静。瑞凤一来就告诉别人，她以前来过这里，那会儿是日本兵的营房。小萼说，你来这里干什么？瑞凤咬着指甲说，陪他们睡觉呀，我能干啥？

宿舍里没有床，只有一条砖砌成的大统铺。军官命令妓女们自由选择，六个人睡一条铺。瑞凤对小萼说，我们挨着睡吧。小萼坐在铺上，看着土墙上斑驳的水渍和蜘蛛网，半晌说不出话。她想起秋仪，秋仪不知逃到哪里去了，如果她在身边，小萼的心情也许会好得多。这些年来秋仪在感情上已经成为小萼的主心骨。什

么事情她都依赖秋仪，秋仪不在她就更加心慌。

在训练营的第一夜。妓女们夜不成寐。铺上有许多跳蚤和虱子，墙洞里的老鼠不时地跳上妓女们的脸，宿舍里的尖叫和咒骂声响成一片。瑞凤说，这他妈哪是人呆的地方？有人接茬说，本来就没有把你当人看，没有一枪崩了就算便宜你了。瑞凤又说，让我们来干什么，陪人睡觉吗？妓女们笑起来，都说瑞凤糊涂透顶。半夜里有人对巡夜的哨兵喊，睡不着呀，给一片安眠药吧！哨兵离得远远地站着，他恶声恶气地说，让你们闹，明天就让你们干活去。你们以为上这儿来享福吗，让你们来是劳动改造脱胎换骨的。睡不着？睡不着别睡！

改造是什么意思？瑞凤问小萼。

我不懂。小萼摇了摇头，我也不想弄懂。

什么意思？就是不让你卖了。有个妓女嘻嘻地笑着说。让你做工，让你忘掉男人，以后再也不敢去拉客。

到了凌晨时候，小萼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会儿，这期间她连续做了好几个恶梦。直到后来妓女们一个个地坐到了尿桶上去，那些声音把她惊醒了。小萼的身体非常疲乏，好像散了架。她靠在墙上，侧脸看着窗外。一株桃花的枝条斜陈窗前，枝上的桃花蕊里还凝结着露珠。小萼就伸出手去摘那些桃花，这时候她听见从哨楼那里传来了一阵号声。小萼打了个冷颤，她清醒地意识到了一种新的陌生的生活已经开始了。

秋仪回到喜红楼时天已经黑透了。门口的灯笼摘掉了，秋仪站在黑暗中拢了拢零乱的头发。楼门紧闭着，里面隐约传来搓麻将牌的声音。秋仪敲了很久，鸨母才出来开门，她很吃惊地说，怎么放你回来了？你要是逃回来的可不行，他们明天肯定还要上门，现在外面风声很紧。秋仪冷笑了一声说，我都不怕，你怕什么？我不过是回来取我的东西。鸨母说，取什么东西？你的首饰还有细软刚才都被士兵的没收了。秋仪噤噤地爬上楼梯，她说，别跟我

来这套；你吞了我的东西就不怕天打雷劈？

房间里凌乱不堪，秋仪找她的首饰盒果然找不到了，她就冲到客厅里，对打麻将的四个人说，怎么，现在就开始把我的首饰当筹码了？鸩母仍然在摸牌，她说，秋仪你说话也太过分了，这么多年我待你像亲生女，我会吞你的血汗钱吗？秋仪不屑地一笑，她说，那会儿你指望我赚钱，现在树倒猢猻散，谁还不知道谁呀？鸩母沉下脸说，你不相信可以去找，我没精神跟你吵架。秋仪说，我也没精神，不过我这人不是好欺的主，什么事我都敢干。鸩母厉声说，你想怎么样？秋仪抱着臂绕着麻将桌走了一圈，突然说，点一把火最简单了，省得我再看见这个臭烘烘的窑子。鸩母也冷笑了一声，她说，谅你也没这个胆子，你就不怕我喊人挖了你的小×喂狗吃。秋仪说，我怕什么，我十六岁进窑子就没怕过什么，挖×算什么？挖心也不怕！

秋仪奔下楼去，她从墙上撕下一张画就到炉膛里去引火，打麻将的人全跑过来拉扯秋仪的手，秋仪拼命地挥着那卷火苗喊，烧了，烧了，干脆把这窑子烧光，大家都别过了。拉她的人说，秋仪你疯了吗？秋仪说，我是疯了，我十六岁进窑子就疯了。楼下正乱作一团时，鸩母从楼梯上扔下一个小包裹，鸩母气急败坏地说，都在里面了，拿着滚蛋吧，滚吧。

后来秋仪夹着小包裹走出了翠云坊。夜已深了，街上静寂无人。秋仪走到街口，一种前所未有的悲怆之情袭上心头。回头看喜红楼，小萼的内裤仍然在夜空中飘动。她很为小萼的境况担忧，但是秋仪无疑顾不上许多了。短短几日内物是人非，女孩都被永远地逐出了翠云坊。在一盏昏黄的路灯下，秋仪辨认了一下方向。她决定去城北寻找老浦，不管怎么样，老浦应该是她投靠的第一人选。

老浦住在电力公司的单身公寓里。秋仪到那里时守门人刚刚

打开铁门。守门人告诉秋仪说，老浦不在，老浦经常夜不归宿。秋仪说，没关系，我上楼去等他。秋仪想她其实比守门人更了解老浦。

秋仪站在老浦的房间前，耐心地等候。公寓里的单身职员们陆续拿着毛巾和茶杯走进盥洗间。有人站在水池前回头仔细地看秋仪的脸，然后说，好像是翠云坊来的。秋仪只当没听见，她掏出一支香烟慢慢地吸着，心里猜测着老浦的去向。老浦也许去茶楼喝早茶了，也许搭上了别的楼里的姑娘，他属于那种最会吃喝玩乐的男人。

你怎么上这儿来了？正等得心焦时，老浦回来了，老浦掏出钥匙打开门，一只手就把秋仪拉了进来。

没地方去了。秋仪坐到沙发上，说，解放军把翠云坊整个封了，一卡车人全部拖到山沟里，我是跳车逃走的。

我听说了。老浦皱了皱眉头，他盯着秋仪说，那么你以后准备怎么办？

天知道该怎么办。现在外面风声还紧，他们在抓人，抓去做苦工，我才不去做工。这一阵我就在你这儿躲一躲了，老浦，我跟你这点情分总归有吧？

这点忙我肯定要帮。老浦把秋仪抱到他的腿上，又说，不过这儿人多眼杂，我还是把你接到我家里去吧，对外人就说是新请的保姆。

为什么要这样作践人，就不能说是新婚的太太吗？秋仪搂住老浦的脖子亲了一下，又在他背上捶了一拳。

好吧，你愿意怎样就怎样。老浦的手轻柔地拎起秋仪的旗袍朝内看看，嘴里嘘了一口气，他说，秋仪，我见了你就没命，你把我的魂给抢走啦。

秋仪朝地上啐了一口，她说，甜言蜜语我不稀罕，我真想拿刀子把你们男人的心挖出来看看，看看是什么样子，什么颜色。说